

# 公众史学的定义及学科框架<sup>\*</sup>

钱茂伟

---

提要:学科意义上的公众史学是研究公众历史的写作及通俗传播的学问体系。实践层面的公众历史是指公众可以消化的历史作品,它可以是写公众的小历史作品,也可以是公众写的大历史作品。公众史学的学科框架主要有五个部分,即通俗史学、应用史学、小历史书写、公众写史、口述史学。公众史学涵盖了小历史书写,这是一种适应公民社会的新史学形态。

关键词: 中国史学 公众史学 公众历史

作者钱茂伟,历史学博士后,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教授。(宁波 315211)

---

时代与史学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时代变了,史学内涵自然也要跟着变。历史书写在本质上是为国家主人服务的,历史主要是国家主人的历史。当君臣是国家主人的时候,历史自然写君臣;当百姓逐步成为国家主人的时候,历史自然要写百姓。服务君臣的史学就是“君史”,服务百姓的史学就是“民史”,这是两种不同形态的史学模式。今日中国正在迈向公民时代,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越来越凸显。由君史而民史,由精英史学而公众史学,无疑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发展趋势。公众史学的产生,将极大地扩充史学内涵,从而建立真正的现代史学发展模式。当下中国正处于公众史学建设期,要求“以职业化的方式建立一个公众史学学科”<sup>①</sup>,这是笔者十分赞成的。什么是公众史学?什么是公众历史?公众史学学科包括哪些内容?为什么要提倡涵盖小历史书写的公众史学?这些问题,有必要在此作一些回答。

## 一、建立统一的公众史学学科名

目前,有“通俗史学”与“公共史学”、“大众史学”、“公众史学”几个相关术语,有必要对此作一个辨析。

“通俗史学”,中国人比较熟悉。中国自宋以后,重视史学的通俗传播<sup>②</sup>。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

---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公众史学研究”(13FZS039)。

① 陈新:《“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

② 详见钱茂伟《由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史学在民间的传播》,《光明日报》2000年9月1日。

所谓“通俗史学”，始于舒焚《两宋说话人讲史的史学意义》<sup>①</sup>。90年代以后，媒体使用频繁，多是从史学的普及与通俗传播而言的。90年代以后，又有相关概念“大众史学”，如罗义《“大众史学”：检验和实现史学社会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sup>②</sup>、解玺璋《大众史学的短与长：“想当然耳”的内容太多》<sup>③</sup>。从内涵可知，此所谓“大众史学”与“通俗史学”十分接近，多是学界或文艺界提供的通俗历史读物。

而在美国，史学界关注史学在公共领域的应用，人称“public history”，始于20世纪70年代。1987年，朱孝远将之译为“大众史学”<sup>④</sup>。1989年，王渊明将此翻译为“公共史学”<sup>⑤</sup>。香港学界则将之译为“公众史学”。香港中文大学的马木池博士认为，公众史学与精英史学不同，公众史学就是要让从前那些没有发声权的人，重新得到注意，让他们也进入历史。公众史是公众的历史，它是为公众写的历史，能让公众理解的历史，而且是由公众参与编写的历史<sup>⑥</sup>。至此可知，“公共史学”、“大众史学”、“公众史学”实属一类，仅是译法不同而已。此外，有“平民史学”说法。

严格说来，“公共史学”、“大众史学”、“公众史学”，有别于“通俗史学”，它是史学在公共领域的使用，可能仍是比较严肃的；而后者则是历史知识的通俗传播，往往是娱乐化的、消遣性的。

那么，“公共史学”与“大众史学”或“公众史学”三个概念，哪个更为合适呢？姜萌在《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和公共史学》<sup>⑦</sup>一文中对此作了辨析，结论是“公共史学”可以涵盖“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公众史学”，建议统一为“公共史学”。笔者一度觉得可以考虑用“公共史学”统一史学的应用层面。2012年6月，在替本校设置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研究生课程时，列了两门课程：公共史学、小历史书写。到了7月初编纂正式的课程教学大纲时，觉得两者可以合并，选择了“大众史学”。回观史界同行，多使用“公众史学”<sup>⑧</sup>。2002年始，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明确设立了“比较及公众史学文学硕士课程”，据说课程相当红火。陈新以为“公共史学”不合适，因为“公共”一词多指公共空间，是同一性的地方。“大众”在这个意义上比“公共”要好些，因为三人为众，公众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是指多元性。笔者可以补充的是，“大众”是中国人习惯的说法，而“公众”是稍为正规的说法，“公众”可以重新定义为“公民大众”。为了便于学界的沟通与交流，笔者放弃了容易引起歧义的“大众史学”概念，而转而接受“公众史学”，作为统一的学科名称。

## 二、定义的扩充与学科框架建构

既然统一使用了“公众史学”作为学科名称，那么，什么是公众史学？其研究对象是什么？包含哪些内容呢？这是必须要回答的。

考虑到中国学人之前用的是“大众史学”概念，所以回溯“公众史学”定义的讨论，有必要从中国学人对“大众史学”的理解开始。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相当长时期内的多数中国学人停留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化与通俗化层面。不过，也有学者注意到了大众化的史学形态问题。1987年，舒焚首次对“通俗史学”概念作了界定，认为通俗史学是指“各个历史时期民间的或人民群众的史学”<sup>⑨</sup>。这种解释，已接

① 《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②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

③ 《中国青年报》2007年3月5日。

④ 见《西方现代史学流派的特征与方法》，《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⑤ 见《美国公共史学》，《史学理论》1989年第3期。

⑥ 杨品优：《香港中文大学马木池博士来我院作比较及公众史学宣讲》，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网2011年12月6日。

⑦ 陈新：《“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

⑧ 见黄红霞、陈新：《后现代主义与公众史学的兴起》，《学术交流》2007年第10期；陈新《从后现代主义史学到公众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⑨ 舒焚：《两宋说话人讲史的史学意义》，《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近“大众史学”。进入90年代后期,李小树从史学的大众化角度,对通俗史学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称:“史学是生发于大众实践活动的需求并以大众化形态降生于世的一门科学,中国史学也不例外。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统治者不断强化的控制与利益,史学的贵族化倾向日益严重并最终形成庙堂史学垄断史坛的局面。”“在庙堂史学达于极盛而再无发展余地的时候”,就“引发史学向自身本性的回归,从而开始了中国史学的大众化进程”<sup>①</sup>。可见,作者将史学的初生状态定位为大众史学,中间异化为贵族史学,后来复回归为大众史学。李小树的思路,简化一下,就是“大众—贵族—大众”。实际上,作者不是史学传播形式研究,而是史学形态史嬗变研究。这与笔者所讲的由国家史学而民间史学、由精英史学而公众史学有相近之处。

台湾的周樑楷对“大众史学”概念作了详细的界定。他将“public history”译成“大众史学”,并于2003年召开学术会议,发表《大众史学的定义与意义》<sup>②</sup>。周樑楷的定义较长:“每个人随着认知能力的成长都有基本的历史意识。在不同文化社会中,人人可能以不同的形态和观点表达私领域或公领域的历史。大众史学一方面以同情了解的心态,肯定每个人的历史表述;另一方面也鼓励人人书写历史,并且书写大众的历史供给社会大众阅听。大众史学当然也应发展专属的学术与文化批评的知识体系。”<sup>③</sup>核心的观点是,大众史学是“史学里的‘大众部’”。周樑楷的突出贡献是将“public history”的内涵作了扩充,认为“大众史学”应包括三个部分:大众的历史(history of the public)、写给大众阅听的历史(history for the public)、由大众来书写的历史(history by the public)。

2010年,姜萌借鉴美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对公共史学的学科内涵作了界定,主张包括口述史学、影视史学、应用史学、历史通俗读物四个部分<sup>④</sup>。有人批评姜萌“分类标准模糊”<sup>⑤</sup>,这属理解问题。将口述史学归入公众史学,这是美国公共史学的做法。<sup>⑥</sup>所谓影视史学,偏重历史纪录片与历史专题片,不包括历史类影视剧。“影视史学”概念,初由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提出,他在《美国历史学评论》(1988)上发表《书写史学与影像史学》称“以影视的方式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这个概念范围稍狭,不如换成“影像历史”或“影像史学”,适用面更广泛一些,可以包括各种静态的图像。影像文本是指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记录事物外在形象的文本。应用史学主要用于三大领域,即博物馆、历史遗址、历史剧制作等与历史学关系紧密的领域;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制定等公共领域;家族、公司等私人领域。这完全是美国公共史学关注的内容。美国公共史学本质上仍属学术史学,只是学术史学在公共领域中的实践应用而已。历史通俗读物,主要有故事人物类、历史评论类与图册类。这套学科体系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凸显历史书写层面,仅在应用史学中提到了“撰写家族史、公司史”。如此,将口述史学列入公众史学,也就显得理由不充分了。在笔者看来,口述史学是实现公众小历史书写的不二门径,将口述史学纳入到公众史学框架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2012年,陈新给出的初步定义是:“公众史学是职业史学人士介入的、面向公众的历史文化产品创制与传播。”经过讨论,最后的定义是:“公众在反思自我历史意识和历史认识生成的情形下进行的历史表现与传播。”至于研究对象,没有明确讨论,不过可以推断出。他说:“以学术学科的建制与专业性眼光来关注针对公众层面的历史知识生产、传播与组织,以达到培养公众历史意识、提升公众历史认识/反思能力的目的,现在应该说恰到好处了。”<sup>⑦</sup>据此可以推断出,公众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公众层

① 李小树:《由庙堂回归民间——中国史学的大众化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4年6月17日。

②③ 周樑楷:《大众史学的定义与意义》,《人人都是史家:大众史学论集》,台中:采玉出版社,2004年,第27—28页。

④ 姜萌:《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和公共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

⑤ 孙瑛:《公众的历史求真实践:关于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新环境的思考》,《学术研究》2012年第8期。

⑥ 杨祥银:《美国公共史学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⑦ 陈新:《“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学术月刊》2012年第3期。

面的历史知识生产、传播”。他对 public history 的翻译作了区分,在学术圈内谈学科建设用“公众史学”,在传媒界涉及实践性作品用“公众历史”来称呼。笔者以为,“公众历史”术语比前文所谈的“公众层面的历史知识”更为简洁,值得肯定。至于学科内涵,陈新的设想是:“我们可以按照培养目标来进行公众史学学科架构,它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一、社会道德与价值观分析与培育;二、传统职业历史学方法论与实践性训练;三、跨学科(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知识储备;四、公众历史知识生产的组织和实务操作。”<sup>①</sup>这是一种按照培养目标来建构的单一的公众史学学科框架建构,可以作为公众史学素养训练阶梯来用。

以上三位学者提供了三种完全不同的学科内涵模式建构。两相比较,周樑楷、姜萌的模式更接近于笔者内心的理解。经周樑楷扩充的“大众史学”含义,最接近笔者的理解。周樑楷的“大众史学”含义,最亮眼的是加入了“大众的历史”。因为,“写给大众阅听的历史”这种通俗史学活动,历史上早已存在。“由大众来书写的历史”,就是网络上出现的“民间写手”或业余工作者书写的通俗历史创作,历史上也有类似行为。至于书写“大众的历史”层面,笔者称为“小历史书写”,这是全新的史学活动。

经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对公众史学的定义、对象、目标、学科框架重新定义了。简单地讲,公众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公众历史的写作及传播,公众史学是研究公众历史的写作及传播的学问体系。所谓公众历史,指公众可以消化的历史作品。所谓公众可以消化的历史作品,是指用白话文写作的、叙述性的历史作品。学者写的分析性论文论著、古人写的文言文历史作品,公众往往消化不了。公众历史的形式,可以是写公众的小历史作品,也可以是大历史的通俗作品。参与公众历史写作与研究的主体,可以是公众,也可以是专家。至于研究公众史学的目标,除了培养公众历史意识、提升公众历史认识/反思能力,更为重要的应是提升其历史写作能力。公众史学的学科框架可以包括五个部分,即通俗史学、应用史学、小历史书写、公众写史、口述史学。

这样的学科框架建构,厘清了几层对应关系,将大大丰富公众史学的内涵,这表现为六个方面:一是由应用而书写层面。美国的公共史学是学术史学在公共领域中的实践应用,多数中国人局限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当下中国专家的通俗讲史也属学术史学的推广,可能过于狭小,笔者设计的学科框架中下延到了历史书写层面,凸显了历史书写的份量。二是由大历史而小历史。前人讲历史,偏重国家大历史,遮蔽了民间小历史;我们重新定义了“历史”,兼大历史与小历史于一体。如此,公众写史,既可以写国家大历史,也可以写公众与民间的小历史,书写对象大大扩大了。三是由前代史而当代史。前人讲的大历史,往往偏重前代史;而公众写的小历史,则偏重当代史,书写丰富大大扩大了。四是关注了由专业而业余的史学工作者队伍建设。美国的大学建设公共史学专业的初衷是为历史专业青年人在公共领域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这是一种研究主体与专业方法论的扩散”<sup>②</sup>,而我们除此之外更多地鼓励广大业余爱好者来参与大小历史的书写与解释活动。这样,公众史学就是一项公众与专家均可参与的活动,这将大大扩大历史学队伍。历史写作队伍的大量扩大,将做实人人是历史学家的理想,从而有可能使史学由小众之学成为大众之学。五是由学术分析而通俗写作。如果将史学分为学术史学与公众史学两翼<sup>③</sup>,则公众史学偏重的是与学术史学相对的公众层面的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六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公众史学。公众史学的实践层面即公众历史是非学术性的作品,属中下游层面的历史;但对公众历史的理论思考却是学术的,又可称为上游层面。我们现在做的公众史学建构,完全是理论化的、学术化的研究工作。

①② 陈新:《“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学术月刊》2012年第3期。

③ 宋云伟《公共史学与史学现状》(《中华读书报》2003年10月12日)及姜萌《学院派史学与公共史学》(《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主张分为学院派史学与公共史学两类。只是“学院派史学”不太精确,如换成“学术史学”当更为明确、更为对应。

总之,公众史学不是单一学科,而是一个框架,是一个学科群,是几门相关分支学科的组合。否则,也无法成为专业硕士课程。只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组合的成份不同而已。因为公众史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学科概念,所以要想一句话说清楚,真的好不容易。

### 三、凸显“小历史书写”的旨意

笔者讲的“公众史学”,凸显了小历史书写,这与其他人理解不同。中国的公众史学为什么必须加入小历史书写内容?

笔者提倡“大国家史学”,主张将之区分为“国家史学”与“民间史学”,将“历史书写”分为“大历史书写”与“小历史书写”。小历史,是谦虚的说法,说明影响小、范围小、主题小。这样的区分,相当于梁启超的“君史”与“民史”,是为了突出民间历史书写的时代意义<sup>①</sup>。以民间历史书写为己任的“小历史书写”,是很多人一时不太理解的。不过,如果换个通俗的说法,提倡人人写传记、家家编家谱,想来就能理解了。之所以将传记与家谱等打包成一个“小历史书写”,是为了要将两者的书写性质与意义定位为“历史书写”,而不是普通的创作。显然,笔者的“小历史书写”,比“个人史”更为丰富,包括了家族史。甚至,主张包括其他组织史,如村史之类。完整的说法,小历史主要有个人史、家庭(家族)史、乡村(小区)史、公司(企业)史、特殊群体史(女性、劳工等)<sup>②</sup>。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人重视史学的传播,而美国学人重视史学在公共领域的应用。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史学推广活动。前者偏重人人要做一个史学教育工作者,要教育社会大众,或者直接拿历史知识娱乐社会大众,体现出中国国家形态的“强国家性”;而后者则是历史学界想将史学知识应用于公共生活领域,不做纯粹的知识生产,而更重视知识的社会运用,对应的是“学院史学”,体现了美国现代国家形态的公共性。王立桩《“应用史学”还是“史学应用学”——浅论公共史学的学科属性》<sup>③</sup>认为公共史学的学科属性是史学应用学,这个观点是可以成立的。

理论上说,西方社会经历了三百多年的现代民主国家时期,“小政府大社会”特征明显,应该有更多的体现“强社会性”的“小历史书写”作品。但我们发现,西方社会没有产生小历史书写,欧洲国家甚至不喜欢使用 public history,法国用“集体记忆”,德国用“历史意识”<sup>④</sup>。西方有发达的精英长篇传记,曾经有《英国人民史》之类作品,也有勒华拉杜里《蒙塔尤》这样的微历史。西方人喜欢用新文化史,从整体上把握大众的集体历史<sup>⑤</sup>,就是没有民间小历史书写活动,尤其是没有家族、地方志之类作品。1931年,美国历史学会会长贝克提出“人人都是史家”的观念,重点是强调每个人都有权力对历史发表自己的独到看法。显然,尚不及书写公民自己的个体历史。这是为什么呢?笔者想,显然与西方史学传统缺陷有关。西方史学发展过程中,没有传记、家谱、方志编纂传统。相反,中国的公众史学或大众史学的含义之所以会被扩充加入“小历史书写”内容,是与中国史学传统有关的。国人有编传记、家谱、方志的传统。这个传统,经过现代转型以后,变成了由底层看历史、直接写底层百姓的历史,笔者称为“小历史书写”。

台湾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重视地方史编纂。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重视家谱的编纂。

① 详参钱茂伟《中国史学史研究视野的创新》,《学术月刊》2012年第1期。

② 详见钱茂伟《史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③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④ 详见周櫟楷《大众史学的定义与意义》,《人人都是史家:大众史学论集》,台中:采玉出版社,2004年。

⑤ 详见俞金尧《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近年来,民间个人史写作风越来越盛,开始影响文学界<sup>①</sup>,也将影响史学家。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也有重视个体史书写的意思。所有这些,为我们建构公众史学的学科内涵提供了实践基础。

只有包涵小历史书写的公众史学,才是完整的史学形态。以精英为核心,用精英眼光看历史,书写精英,这就是精英史学形态。以公众为核心,用公民眼光看历史,书写公民的个人史、家族史,这是公众史学形态。建设公众史学形态,才是改革的核心所在。有了这种形态的理论,我们的影视剧之类通俗传播才会在内容与主题上有所根本性改变。有了这种形态的史学,才会对大历史的认识有所改变。有了这种形态的史学,才会真正关注公众的生活,书写公众的个人历史。今天的历史普及与通俗,仍停留于精英史学形态,必须转型到公众史学形态,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但不得不承认,史学界同行们少有人注意到公民个人、家族历史书写的重要性。海内外学界之人之所以一直无法关注到小历史书写,是因为这属书写领域,不属学术研究领域。个人史、家族史书写,有着更多的业余性,是社会生活领域的,是第一领域的。历史研究,属学术领域,是第二领域的。换言之,历史书写与历史研究,分属两个领域:一属生活世界;一属科学世界。所谓通俗史学,因为是历史知识的社会化,所以学界才会关注。传统史学要保持等级,要离开人间。许多学者有一个观念,以为离生活越远,越能显示档次。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在笔者看来,离开人间的史学,是没有生命力的史学。因为,历史书写是对历史事实的记录。没有了生活的丰富内涵,对文献的理解会陷入枯燥之道。只有将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联系起来思考,才会注意到历史书写的意义,有意识地加以推广。笔者的理想是将历史书写、历史研究统一起来,这样形态的历史学才是完整的历史学,也是与公民生活紧密结合的历史学,而不是脱离生活、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学术形态的历史学。

从国家与社会来看,与政府接轨的史学是传统精英史学,与大众接轨的史学是公众史学。未来中国,社会建设是发展中心,小历史书写正是配合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历史学研究,仅有政府的档案资料是不够的,必须有更多的社会档案资料。小历史书写,就是留下社会资料的最好途径。

小历史书写培养,也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历史学的教学目标要往下移,从单一的“历史研究”目标走出来,增加一个“历史书写”的目标,要提倡、培养小历史书写人才。可以做一些短期培训,开办传记家谱编纂培训班,甚至可以在本科中开设这种课,开设全校性的通识课,以推广小历史书写活动。历史书写是可以业余做的工作,不会妨碍其正常的社会职业。历史研究的队伍肯定不需要太多,但历史书写队伍越庞大越好,这就是历史教学改革方向所在。历史专业的学生,首先可以成为公众史家,其次才考虑成为专业史家。专业史家成才之路较长,门槛较高,至少要读到博士毕业,才能成为好的专业史家。而公众史家的培养,门槛稍低,有中学以上水平的人即可胜任,所以有“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培养民间史家,培养更多的业余史家,才是更为重要的任务。这是一项双赢的活动,历史学将与公众的关系更为紧密。只有可以互动与参与的活动,才是大众性的活动。

#### 四、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建设意义

今日何以要建设公众史学学科?仔细想来,至少有以下诸端意义:

一是用学科建设推动其发展。当代世界是科学的世界,一种东西不能成为学问,社会地位不会高。公众历史不能建设成为公众史学,永远难容于历史学。而一旦有了公众史学,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之送入历史学中。公众史学可以成为未来中国新增的专业硕士点。至2012年,中国有39种专业

<sup>①</sup> 陈卫:《个人史写作带来新的文学冲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6日。

硕士,与历史学比较接近的是文物与博物馆硕士、教育硕士。美国有发达的公共史学硕士与博士学位制度,香港有比较与公众史学文学硕士学位课程,中国也可以考虑建立类似的专业硕士学位,希望国务院学位办关注此事。

二是可以提升公众历史的写作与传播水平。“专业史学工作者不仅要重视草根史学的研究成果,而且应该深度介入草根史学的工作平台,和他们一样在同一个平等的工作平台上对话,这样不仅有利于引导草根史学走向理性,而且有助于及时纠正草根史学的先天缺陷和知识性错误。”<sup>①</sup>

三是可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与老人参与进来。

四是为了将历史学建设成为大众之学。历史学如何走?无非是往高走与往低走两条路。往高走肯定不行,因为没有多少人可以跟上,后景必然萧条。只有往低走,后面跟随的人才才会多,香火才会旺盛。那么,历史学如何往下走?以前多数人的想像方式是历史知识的普及与通俗。现在看来是不够的,那仅是传播层面而已,本质上仍是少数人在玩的事业。历史学的主体活动是历史研究与历史书写,前者高端,后者低端一些。我们更要由高端的历史研究下移到低端的历史写作层面,大力发展历史书写,培养更多的历史作家,写出更多书写层面的历史作品。同时,在书写对象上,由国家而民间、由大历史而小历史,那样历史书写的内涵会越来越丰富。如此,历史学就从高端的学者层面走到了低端的大众层面,变成了大众也可参与的文化活动,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日常生活世界的一个部分。如此,历史学也就成了大众之学,而不再是小众之学。历史学有必要成为大众之学吗?这不是学者想不想的事,而是大众提出来的要求。大众的成长,要求历史学为大众服务,成为大众的服务工具,记录大众、写给大众看。

在公众史学中,学术的成份相对较少,只有少量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工作。公众史学的主体是历史写作与历史记录。小历史记录是历史书写,通俗历史是历史写作。历史书写与历史写作可以用通俗易懂的大众话语体系,这是大众可以理解的方式。因为历史写作不属学术体系,所以不是学术界关注的领域,只有少数学者关注此事。仅有科学研究是不够的,因为科学研究永远是少数人玩的事业,只有历史写作才是多数人可以玩的事业。今日中国,必须发展历史写作,最终才可能将历史学成为大众之学。

历史学如何走近公众,是未来新史学要不断努力的。建立一种可以涵盖通俗史学、应用史学、小历史书写、公民写史、口述史学于一体完整的“公众史学”体系,这是笔者的一大愿望。这是一种适应未来公民社会形态的新史学。古代中国的国史建设,是从国家历史记录积累开始的。今日的民史建设,也当从公众历史记录积累开始。人人书写自己的小历史,写自己所见所闻的社会大历史,这就是小历史记录工作。人人参与,民史资源自然丰富。未来的史家,才可以建构出新的民史来。历史学几千年来一直是精英史学形态,今天要提倡公众史学形态。历史学既是小众之学,也可以是大众之学。“历史学只有在专业史学和大众史学兼而有之的状态下,才是真正具有完整意义的一门学科”<sup>②</sup>。如此,历史学的发展就完美了。

责任编辑:徐吉军

① 马勇:《“自媒体时代”的历史研究和史学表达》,《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  
② 何多奇、代继华:《简论20世纪美国的大众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